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插图

龟 九 尾



张春帆 著

黑龙江出版集团

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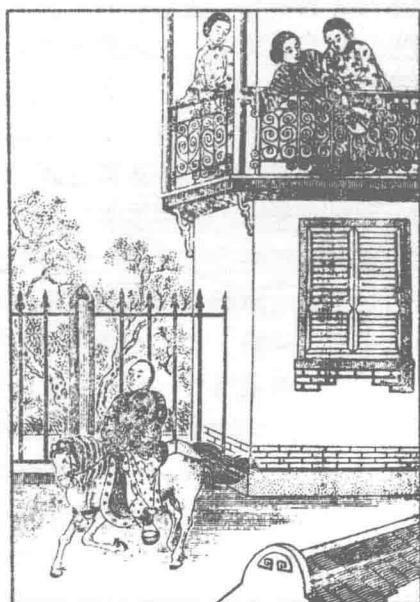
下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九尾龟

下



张春帆 著

黑龙江出版集团
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九尾龟/(清)张春帆著. — 哈尔滨:黑龙江美术出版社, 2014.8
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)

ISBN 978-7-5318-5089-2

I. ①九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
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74758号

九尾龟

作 者	张春帆
责任编辑	陈 澍 郭婧竹
出版发行	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地 址	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
邮政编码	150016
发行电话	(0451) 84270514
网 址	www.hljmscbs.com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20×1020 1/16
印 张	48.5
字 数	866千字
版 次	2014年8月第1版
印 次	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18-5089-2
定 价	69.00元(上 下)

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第八十八回

章秋谷意外得奇逢 贡春树开筵宴良友

且说章秋谷和楚芳兰邂逅相逢，良缘偶会，这一夜的恩情美满，鱼水和谐，海誓山盟，缠绵缱绻，也就可想而知的了。

这些故事在下做书的也不必去提他，只讲章秋谷过了一宵，早是红日东升，鸡人报晓。秋谷恐怕迟了不能出去，便急急的起身，芳兰也不留他，只握着秋谷的手说一声：“后会有期，前途保重。”说到这里，那声音早有些哽咽起来，咽住了喉咙，说不下去。秋谷见了，不觉牵动了自家的万斛愁肠，半生心事，也陪着他凄楚起来，便安慰他道：“我们以后还可以想着法儿大家见面，你不必这个样儿。”芳兰也不开口，只对着秋谷摇一摇头。秋谷摸不着头脑，便在身上取出一张仁和的庄票，刚刚五十块钱，放在芳兰手内，口中说道：“这一点儿算不得什么，你留着赏人用罢。”芳兰一见了秋谷手内的一张银票，不知又是怎样的平空凄楚起来，眼圈儿红了一红，止不住泪珠滚滚，就如断线珍珠一般往下乱滴，呜呜咽咽的对着秋谷说道：“你若把我还当个人，请你不要把我这般糟蹋，我这般命苦，难道你还忍心糟蹋我么？”说着，几乎要放声哭将出来，这一下把个章秋谷也说得十分难过起来，想着：天壤茫茫，置身无地；青衫落拓，红粉飘零。扬意不逢，知音难得；才名画饼，忧患如山。就也不知不觉的洒了几点英雄眼泪。

停了一回，芳兰含着一汪珠泪，把那一张庄票仍旧塞在章秋谷衣袋里头，对着秋谷说道：“你还是走罢，在这里挨一会儿也不中用，倒弄得两下心中难过。”秋谷听了，觉得还有些依依不舍的样儿，又恳恳切切的对着芳兰说道：“你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？为什么我昨夜这般问你，你咬定牙齿不肯露出一个字儿的风来？我们两个人一番相遇，也算是个意外的姻缘，你有什么心事什么话儿，何不讲出来？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，或者我有什么可以出力的地方也未可知。不是我自家夸口，我章秋谷一身侠骨，万斛奇才，无论你身上再有什么天大的事儿，也要和你想一个万全的方法。”

芳兰听了叹一口气道：“多谢你的盛情肯和我这般的出力，但是我的事儿是苦在我自己的心里，叫做哑子吃黄连，说不出的苦，就是和你说了，也没有什么法儿。我只恨着我自家命苦，两年以前没有遇着你这样的一个人，到了如今也是无从说起的了。”说着只见他把牙关一咬，毅然决然的对着秋

谷说道：“你去罢，我不留你了。”秋谷听了芳兰的一番说话，觉得一字一句里头都含着无限的辛酸，迸着许多的血泪，心上已经明白了几分，知道他自家心上，一定有天大的冤苦说不出来。想着他不肯要钱，又不便勉强他，要想送他一个戒指罢，秋谷向来又是不带戒指的。想了一想，便从身旁取出一个金表来，表上还带着一条黄澄澄的金链，递在芳兰手内道：“你好好的收着，算个我们的纪念罢！”芳兰看也不看，口中说道：“你方才送我五十块钱我尚且不收，如今又送起金表来，你把我当作什么样人？难道我也是那班堂子里头的惰人，只晓得问你要钱不成？”这几句话倒把章秋谷说得闭口无言，只得转口说道：“这是我错了，这是我错了，如今依你的意思便怎么样呢？”芳兰听了，便把秋谷手内用的一方全白丝巾拿了过来，放在自家袖里，把自己日常用的一方湖色丝巾换给了秋谷，又在自己手上脱下一个赤金嵌宝的戒指，也替秋谷带在左手小指上，叮嘱他不要送给别人。秋谷见了，只得在表链上解下一个全绿的翡翠猴儿来，放在芳兰手内，芳兰方才收了。又催着秋谷快走，秋谷看看表上已经将近八点钟，没奈何只得一步懒一步的要走。

芳兰握着秋谷的手送到扶梯旁道：“但愿上天保佑我们两个人后来再得相逢。我们两个人要好一场，我只有一句话儿相劝，你是个读书人，家里头只要有一碗粥吃，千万不要出去做官；就是连粥都没得吃，情愿在家里头饿死，也千万不要出去做官。你若是记得我这个人。务必把我这几句话儿到处劝人，叫人知道这个官是万万做不得的，我也不白白的糟蹋了……”说到这个地方，说了半句，再也说不下去，眼中又流下泪来。秋谷看了实在代他凄惨，却又找不出什么话儿劝他，见那丫鬟立在旁边，眼圈儿也揉得红红的，秋谷便从袋内取出十块钱给他，口中说道：“昨天辛苦了，你拿去买些花戴罢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把手内的丝巾和芳兰揩拭泪痕，芳兰珠泪纵横，玉容惨淡，停了一回方才长叹一声道：“咳，苦呀！”这一声好似那巫峡哀猿，衡阳孤雁。章秋谷听得十分酸鼻，不由的又落下泪来。芳兰一言不发，放开了秋谷的手，把手指着扶梯叫他下去。

章秋谷一步一回头的走下楼来，那丫鬟在前引路，喜得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儿，章秋谷悄悄的走出后门，那丫鬟便自掩门进去。章秋谷走到街上，回过头来看时，楼阁依然，玉容深掩，倾城何处，梦境都非。心上觉得十分怅惘，低着头往前走去，走了几步，又抬起头来看时，只见六扇黑漆大门和那昨夜的后门也隔得不多几步，大门上贴着一张朱笺，写着“楚公馆”的几个字儿，上面还写着许多官衔，秋谷见了把舌头一吐，心上已经明白了五六分，便急急的走回贡春树寓所来。

贡春树刚刚起来，洗脸漱口，见了章秋谷便嚷道：“你昨天晚上往那里

去了一夜？害得我在阿娟那里直等了大半夜，一班客人都空着肚子等你一个人，究竟是个什么缘故？”秋谷听了微微的一笑道：“这件事儿说起来话长得狠，你且不要乱嚷，等一回儿和你慢慢的说。”贡春树听了，走近身来把秋谷脸上仔仔细细的打量一回，笑道：“我看你的样儿，一脸的不尴尬，既带着一团高兴，却又有些牢骚郁勃的样儿，一定是昨天晚上到仓桥滨去寻你的老相好，吃了败仗回来了。”秋谷笑道：“你不要这般混说，难道我也像你常常的打汇票不成？”春树听了呆了一呆，不晓得秋谷讲的是那一路的话儿，一时顿住了口说不出什么来，只眼睁睁的看着章秋谷的脸儿。

章秋谷见了他这个样儿，只笑得拍手打脚的，口中说道：“何如今天你也居然有给我难倒的时候？”贡春树实在不懂什么叫做“打汇票”，只得也笑道：“今天算我输了，你且把这‘打汇票’的三个字儿细细的给我讲一讲。”秋谷哈哈的笑道：“你也总算是个上海的老白相，怎么‘打汇票’的这句话儿都不懂是什么讲究？真是个不中用的饭桶，怪不得金小宝要说你中看不中吃呢。”春树听了不觉脸上红了一红，道：“这句话儿是从那里来的，难道是金小宝自己告诉你的不成？”秋谷把一个右手的大拇指在自己鼻子上一指，口中说道：“岂敢，不是小宝自己朝我说的，难道是我说谎的不成？”贡春树不听这句话儿犹可，一听听了这句话，脸上越发的红起来，把秋谷吓了一口道：“你这个人真不是个好人。”秋谷见春树有些当真着急起来，不由哈哈大笑道：“算了算了，你不用这等疑心，虽然小宝对我实在有这句话儿，却是我和他两下取笑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儿。我和你这样的交情，决不剪你的边。方才你自己说我到老相好那里去打了败仗，如今我不过回敬了你几句，你就要急得这个样儿，难道只许你和我取笑，不许我和你取笑的不成？”

贡春树听了，自己也不觉好笑起来，对着章秋谷说道：“算了，不用说了，就算我说你不过，怕了你如何？”秋谷道：“你本来说我不过，为什么要就算？”春树道：“你这个人，怎么一个字眼儿上都不肯将就些儿，吃一点亏，一定要自己占了便宜才罢？”秋谷道：“这是如今世界上优胜劣败的公理，没有什么说的。”春树道：“优胜也罢，劣败也罢，你且把昨天晚上事情细细的和我说来。”秋谷方才把昨天遇着芳兰的情节，一字不遗的和贡春树说了一遍。贡春树方才明白道：“原来你果然有了这般奇遇，今天罚你在阿娟那里吃一台酒，罚你的无故爽约，你道如何？”秋谷道：“罚我吃台把酒，算不得什么事情，但是我心上有一件不明白的事情。”说着，便把自己如何的心中疑惑，如何的盘问他，芳兰如何的死不肯说，临走的时候芳兰又是怎样的依依不舍，好像以后不能见面的一般，一一的和贡春树说了。又道：“看他的丰姿体态，绝没有一丝一毫的轻贱样儿，不知他心上究竟有

什么不得已的苦衷，没奈何方才把他逼到这般田地。但是既然如此，要和我再图相会，也是很容易的事情，为什么听他的口气又像有什么阻碍的一般。难道第一次没有阻碍，第二次倒有了阻碍么？你和我想一想，这里头究竟是个什么缘故？”贡春树听了，心上也觉得狠是诧异，大家猜想了一回，终久猜想不出来，便也只得由他。

章秋谷的心上究竟还觉得有些依恋，一时撒不下来，好像心上忘了一件最紧要的大事一般，狠有些儿闷闷不乐，连午饭都不高兴吃，只略略的吃了些儿便放下了。到了晚上，依着秋谷的意思，还要到芳兰那里去候他，希冀他和昨日一样的出来。贡春树因为已经约好了一班朋友，再三的不肯，硬拉着他望庙堂巷阿娟家里来。秋谷一面走着一面口中说道：“这个地方都是些候补人员的公馆，怎么会住着这样的人家？”春树道：“苏州地方，那些半开门的私窝子门口贴着个公馆条子，假充候补官公馆的多得狠呢。”说着，已经走到一家门首，看看大门上倒也贴着一张公馆条子，上面写着“余杭马公馆”的几个字儿。贡春树便当先走进，秋谷和着春树的几个朋友也跟在后面走进来，走过了小小的三间花厅，便是三间上房。春树不分好歹，领着众人直闯进去，只见房间里头空空的不见一个人。春树高声叫道：“客人来了，怎么人都没有，快给我滚一个人出来。”一句话还没有说得完，早听得房后莺声啾啾转出一个丽人。正是：

春风无恙，可怜白紵之歌；

旧雨不来，辜负蓝桥之约。

不知出来的是什么人，下文交代。

第八十九回

闽房间流氓横索诈 惩无理名士怒挥拳

且说贡春树正在嚷着，叫滚出一个人来，早听得房后莺声啾啾，转出一个二十岁上下的丽人。未曾走到，早有一股香水的味儿，和着那一阵的脂香粉气芬芳馥郁的直透入众人鼻观中来。

秋谷见了，知道一定就是阿娟。只见他轻移莲步，慢拢湘裙，直走到贡春树的面前，故意嗔道：“阿贡，耐勿要勒浪瞎三话四，啥格滚出来勿滚出来，倪倒一径勒滚过歇，勿晓得那哼格滚法，请耐滚拨倪看看。”说罢回过头来，把一双俊眼前后左右的四围的飞了一转，方才把手掠一掠头上

的鬓发，对着众人笑道：“各位老爷请坐哩。”章秋谷听了，便先叫一声“好”，阿娟又飞了章秋谷一眼道：“倪是勿好格，请唔笃各位包涵点。”章秋谷也打着苏州白讲道：“阿呀，耐勿要客气哩，依仔倪看起来，是样样好式式好，格末叫好得来呒淘成。”阿娟听了把头一扭道：“好哉好哉，勿要勒浪钝哉，耐格位老爷啥实梗格介。”

秋谷也不再说，只是上上下下的细细的看他，只见他穿一件铁青色摹本锻的皮袄，下面衬着一条品蓝绉纱的裤子，湖色缎子的弓鞋不盈四寸。蛾眉掠月，宝髻堆云；丰彩惊鸿，佩环回雪。那一双俊眼就如一泓秋水的一般，秋剪双瞳，横波欲活，一颦一笑，顾盼生姿，虽然算不得什么倾城倾国的丰神，却也态度鲜妍，容光飞舞。暗想贡春树的眼力总算不差，但是和昨日的芳兰比较起来，却还觉得差了些儿，赶他不上。正想着，忽听得阿娟开口对他说道：“格位老爷尊姓，阿就是章老爷？”秋谷还没有开口，春树在旁边接下去说道：“不错，这位就是章老爷。”阿娟道：“阿呀，章老爷昨日仔啥勒勿来介，阿贡搭仔几化客人等得来大家格肚皮才要饿杀快，阿是倪间搭小场化，章老爷勿肯过来？”秋谷不等他说完，便指着他的脸道：“你这个人，真有些岂有此理！”阿娟听了不懂道：“啥格岂有此理，岂有此外介，倪才勿懂咧！”秋谷道：“姓贡的和我们一样的客人，为什么你见了他口口声声的叫他阿贡，难道我们就不是客人么？”

阿娟听了，对着章秋谷把嘴一拨道：“阿呀，章老爷，勿要扳倪格差头哩。”刚刚说到这里，忽听得外面许多脚步的声音直拥进来，不由分说竟一直闯进房内。贡春树和那几个人早吃了一惊，章秋谷不慌不忙，举目看时，只见七八个短衣窄袖的流氓从外面乱闯进来，都是身上单穿着一件皮马褂，敞着了怀，把一条腰带系在外面，一个个揎拳掳袖、怒目横眉，好像要寻人打架的样儿。为首的一个约有三十来岁，身材高大，面目凶横，对着章秋谷一班人点点头道：“对不起，你们已经来了多时，如今请你们到外面去坐一坐，这个地方让我们来开个心儿。你们要是懂事的，快快的给我出去，万事全休；如若不然，哼哼，那时却莫怪我们粗鲁。”有几个客人听了那班流氓的口风，明晓得他是有意寻事，一个个心上都怕起来，立起来站在地下，你看我，我看你的要想逃走出去。

早听得秋谷大声说道：“你们不要害怕，有我在这里一面承当。”说着，便向众人喝道：“你们这班奴才，平空闯进来做什么？还不给我快些滚出去！你们睁开狗眼认我是个什么样人，不要想昏了你们的头。”章秋谷这几句话儿方才出口，那个为首的流氓早勃然大怒，高声叫道：“你们看看他倒骂起人来，不给他一个利害他也不知道。”说着便俯身下去，在快靴统里头掣出一把冷森森明晃晃的尖刀拿在手内，大踏步走近章秋谷的身旁，睁

开两眼，厉声说道：“老实和你说，这个地方是大家可以来的，你们通共出了一块钱来打个茶围，你们打算要坐到什么时候？老子们有的是钱，今天也要来打个茶围，你们好好的出去，是你们的便宜。”说罢把手内的小刀用力往桌子上一插，只听得“铮”的一声，那把小刀插进桌子约有一寸深。这一来，把那几个贡春树的朋友吓得魂飞魄散，骨软筋麻，觉得一股冷气从脚底下直透起来，一个个只吓得浑身乱抖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更兼那一班流氓耀武扬威七张八嘴的嚷道：“老大，还有这样的工夫去和他讲话？只拖了他们出去就是了。”章秋谷坐在那里动也不动，只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微微的冷笑。

那为首的流氓见了秋谷这般模样，心上焦躁起来，便对着秋谷喝道：“出去不出去？”秋谷微微的冷笑道：“我正要看看你们这班奴才有什么本领。我不出去，看你们这些奴才可有什么法儿。”那为首的流氓听了章秋谷这般说法，由不得心头火发，鼻孔烟生，抢过来一把抓住了秋谷胸前的衣服，想要撵他出去。早被章秋谷伸出右手，接住了他的手臂轻轻的一拧，这班流氓本来都是些鸦片烟鬼，大风都吹得倒的，那里当得起秋谷的神力？被他轻轻的把手臂一拧，拧得他“阿呀”一声，身不由己的跪在地上。秋谷顺手一送，早把他跌了一个狗吃屎，倒在地下扒不起来。那同来的一班流氓见了，一齐怒道：“什么东西竟敢这般可恶！我们大家上去打他一顿。”说着便七手八脚的拥上来。章秋谷见了，觉得实在好笑，慢慢的立起身来，把两手一拦，当头的两个流氓，立脚不住，跌倒在地，后面的人看了，就立住了不敢上来。秋谷哈哈的笑道：“像你们这般没用的东西也敢出来讹诈？你们胆大的只顾上来。”一班流氓听了，面面相看不敢动手。那起先跌倒的三个也都扒起身来，呆呆的站在一旁，秋谷对他们说道：“你们怎么样？怎么七八个人，一个都不敢上来？你们这班没用的奴才，不要在这里现世，快些给我滚你妈的蛋罢！”那一班流氓听了，不敢开口，只得垂头丧气的出来，连那方才插在桌子上一把小刀都不敢拿，一哄的都走了。秋谷见他们走了，回过头来看那几位贡春树的朋友时，一个个都吓得屁滚尿流，唇青面白。

贡春树站在秋谷背后，虽然也有些心上惊慌，却向来知道章秋谷的本事，料想这几个人不是章秋谷的对手，所以也还不至于十分胆怯。只有阿娟一个人见那班流氓拥进门来，早吓得他香汗淋漓，花容失色，不顾三七二十一、四七二十八，连忙趁着大家扰乱的当儿，躲进床背后小房里去，和两个小大姐紧紧的把房门关上，不敢出来。直至章秋谷打退了一班流氓，他在里面听得明白，心中大喜，便开了门出来，对着众人说道：“格排杀千刀格强盗坯，也勿知啥格路道，倪拨俚吓得来人野吓杀快。”又对着秋谷说道：“谢谢耐帮仔倪格忙。今朝区得耐勒浪倪搭，赛过救仔倪格性

命。”秋谷笑道：“不要说是这两个人，就是来得再多些儿，也不放在我的心上。”贡春树是见惯的，不以为奇，只有那几个人在旁边看着秋谷的样儿气宇安闲，丰神潇洒，好像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一般；如今见他三拳两脚的打退了一班流氓，觉得心上十分诧异，大家都对着秋谷说道：“今天幸而秋翁先生和我们同在一起，没有吃他们的亏。如若不然，今天就不可问了。”

秋谷也随意谦逊了几句，趁便走过去拉着阿娟的手道：“你以后不要叫我章老爷，只要叫我一声二少就是了，不信你问阿贡，我在上海，那些堂子里头的人都是叫我二少的。”阿娟听了，斜着眼把秋谷一看，只见他朱唇粉面，猿臂蜂腰，举止安详，丰神俊雅，眉宇之间觉得另有一种英气，奕奕照人。不觉面上一红，别转头去，口中说道：“晓得哉，格末就是二少。”秋谷又低声和他讲道：“我今天和你打退了这班流氓，你该应怎样的谢我？”阿娟听了也不开口，只慢转秋波，暗中飞了秋谷一眼，横波一转，脉脉含情。秋谷见了，倒把头低了一低，放开了阿娟的手。回转身来刚刚同贡春树打了一个照面，春树对着他微微一笑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有些岂有此理，剪别人的边也还罢了，怎么剪起我的边来？”秋谷听了也笑道：“我和你两个人认得了多年，你几时见我剪过朋友的边？难道我章秋谷也和你姓贡的一般，不顾朋友的交情一味的混闹不成？”

贡春树还没有开口，早被阿娟走过来拉着他的手不依道：“啥格剪边勿剪边，耐勿要勒浪瞎三话四，倪勿来格。”说着，便坐在春树身上，扯着他一个耳朵，口中咕噜道：“倪勿要，耐下转阿要实梗？”春树被他扯住了一个耳朵，扯得他口中叫道：“你有话好好的说，不要这般动手动脚。”秋谷对着阿娟笑道：“你好好的扯他一下，问他以后还瞎说不瞎说？”阿娟果然听了章秋谷的话儿，用着气力把他的耳朵扯了一下，扯得个贡春树抱着头直跳起来，口中乱叫道：“耳朵耳朵，扯掉了耳朵是没有价钱的。”阿娟一面格格的笑，一面口中说道：“啥人叫耐实梗呀，耐下转阿要实梗瞎三话四哉？”春树脱了阿娟的手，连忙走过一边道：“你吊膀子只管吊膀子，我又不来管你的闲帐，你何必就要这般着急。”阿娟听了不由的着起急来，红着脸赶过去要和春树不依。春树见了连忙抱着头逃过这一面来，对着阿娟把双手乱摇道：“算了算了，总算我的不是，讲错了一句话儿，我还要留着耳朵摆个样儿呢。”一句话把大家都说得笑起来，阿娟也笑道：“耐自家勿好碗，耐下转阿敢哉？”

春树朝着阿娟恭恭敬敬的打了一拱道：“千不是，万不是，总是小生不是。”说得秋谷哈哈大笑，对着阿娟道：“他既然这样的自家认错，你就饶了他罢。”阿娟听了方才一笑走开。春树见了又拍着手道：“到底章二少说的话儿比我灵应得多。”阿娟瞅了春树一眼道：“狗嘴里勿会出象牙，啥人

来理耐呀。”春树正要开口，秋谷止住他道：“时候已经不早，叫他们摆起台面来罢。”春树听了，便和阿娟说了几句，两个大姐走过来调开桌椅，摆上菜来。原来苏州的规矩，私窠子是没有什摆酒不摆酒的，有时候客人要摆酒请客，便自己去叫菜。今天这一席菜是贡春树在三雅园叫来的，肴饌十分精致。正是：

桃花春水，谁家有蛱蝶之图？

珠箔银屏，何处是天台之路？

要知后事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回

银汉仙槎刘郎惆怅 秋风莼菜张翰归来

上回书中说着章秋谷和贡春树在阿娟那边晚膳，一时间觥筹交错，履舄纵横。那几个客人也每人叫了一个和阿娟一样的开门的私娼，只有秋谷不认得这些人，无从叫起。贡春树要和他代叫一个，秋谷执意不要，也就罢了。当下开筵坐花，飞觞醉月，直闹到三更左右方才散席。

大家都辞了主人先走，只有秋谷和春树两个人已经微微的有些醉意，还坐在那里。只见阿娟走过来和春树咬了一回耳朵，春树沉吟一回道：“一时找不出地方，搬到那里去呢？”秋谷听了，不晓得他们说的什么，便问着春树道：“什么搬不搬的，你们那一个要想搬家？”春树听了，便把这里头的情形和秋谷讲了一遍。

原来苏州地方的规矩，一班堂子里头的倌人开着一个门面，每每有许多地方上的流氓跑到堂子里头去想他们的的好处。一班倌人见了这一班流氓，一定要送他几块钱，还要对着他们说上许多好话，方才肯好好的出去。如若不然，这班流氓就要糟蹋他们的房间，得罪他们的客人。这班客人都是一班有身家的，见了这班流氓如何不怕？自然大家都吓得不敢再来。这些流氓一味的拼命混闹，闹得一个天翻地覆，一定要拿着了钱才罢。除了租界上的堂子，这班流氓怕吃巡捕官司不敢去闹，其余城里城外的那些开堂子的人家都是他们的衣食饭碗。这些倌人见了那班流氓，没有一个不是怕得心惊胆战，非但一毫不敢得罪，而且还要好好的敷衍他们。若是那一班半开门的私娼，本来没有多少客人走动，这班流氓要是不知道也就没有法儿，万一个给他们打听了出来，一定也要带着几个人进来啰唆，想要讹诈客人们的钱。阿娟住

在这个地方还不到一年，所以起先他们还不知道阿娟是个私娼，如今被他们晓得了风声，便大家闯进来想些好处。不料刚刚碰着了章秋谷，非但想不着好处，倒反吃了一个大亏；但是一时间虽然有个章秋谷挺身出来把他们打退，慢慢的他们一定要来翻本。到了那个时候，章秋谷不能常常的在这里保护他们，只剩了阿娟一个人，那里受得他们的糟蹋，所以阿娟和春树计议要想搬到阊门马路上去，做个么二住家。

春树想着，一时找不出这样的一处房子，有些踌躇起来。当下春树和秋谷说了这个缘故，秋谷想了一想道：“也不必搬到城外去，你不是有几间房子在胥门里头么？现在正还空着没有人住，你何不就借给他住了，将来有起事来，你是个房主人，也可以出来讲话的。”春树想了一回，点一点头道：

“这个主意倒也不差，只得暂时搬去，避过他们的耳目也就是了。但是这班流氓地痞是到处有的，万一搬了过去又有人去吵闹起来，这便怎么样呢？”秋谷道：“那倒不要紧，只要客人们出进的时候自己小心些儿就是了，那里顾得许多？就使再有流氓闹事，你如今是他的房东，也可以出来说几句话的。”春树听了，觉得秋谷的话不差，便打定了主意，又和阿娟说了些体己的话儿。秋谷要催着他回去，春树道：“时候已经不早，我们大家在这里借个干铺罢。”秋谷听了，拿出表来看时，果然已经三下多钟，便依着春树在阿娟那边借了一夜干铺。

到了明天，贡春树要请章秋谷到仓桥浜高桂林家吃酒，曾太史和邓太史两个人又写了一封信出来，约秋谷进城吃饭，秋谷一概都回了不去，写了一封回信给那两位太史公，只说已经动身回去。秋谷自己一个人却走到道前街巷内楚公馆的大门外面，来来往往的走了数十余次，要想候着芳兰出来见他一面，再续前缘。那里知道呆呆的等多了时，只看见有几个家人出入，连芳兰的影儿也看不见，一直等到二更以后方才无精打彩的回来。到了第二天又去那里候他，刚刚走到楚公馆的门口，心上吃了一惊，只见大门上挂着红绸，中间的屏门开着，大厅上点着灯烛辉煌的，却静悄悄的不见有什么人。秋谷在门外踱了一回，想不出什么缘故，见门口没有人，便轻轻的蹑步走进，早听得有几个人的声音在门房里头谈论得十分热闹。

秋谷侧耳听时，只听得一个人的声音说道：“我们老爷做起事来总有些鬼头鬼脑的，不知道是个什么缘故。你们想，今天小姐出嫁总算一件喜事，为什么要这般藏头露尾的不叫同寅们知道，好像把小姐送给人做姨太太的一般，你想可奇怪不奇怪？”秋谷听了这几句说话，心上好似触着了电气的一般。再仔细的听下去时，又听一个人说道：“我们老爷真是瞎了眼睛，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去配给这样一个姑爷，又黑又丑，还是一脸的大麻子，走路来一只脚又有些拐的，老爷不知怎样的平空拣中了他，不知小姐看了这

样的姑爷，心上怎样的烦恼呢。”说着，又听得一个人接下去大声说道：

“你们讲的都是些隔壁帐的话儿，我们老爷拣中这个姑爷，难道是拣他的才貌么？我们老爷的性情本来是势利不过的，见了他有财有势，所以连忙把女儿嫁他。将来一则好问他借几个钱，二则还好靠着他的势力自己弄个差使。只可惜我们小姐这样的才貌，却嫁着了这样的人，真是好块肥羊肉掉到狗口里去了。”众人听了，哈哈的笑起来。

章秋谷听到这里，心上早明白了七八分，觉得一股酸气从丹田底下直冲到鼻子里来，一个心乱七八糟的也不知是什么味儿，也不再听下去，大踏步走了回来。真个是：

银汉仙槎，桃花人面；牵牛西北，孔雀东南。凄凉巫峡之云，懊恼高唐之梦。红楼隔雨，魂销婪尾之春；珠箔飘灯，肠断相思之字。

章秋谷当下一个人垂头丧气的回来。春树见了问他为什么这般模样，秋谷懒懒的也不开口，便上床睡了。这一夜的千般别恨，万种离愁，螺肠九回，珠丝百结，思佳人而不见，望秋水兮潋洄，这些情思也不必去提他。只说章秋谷在家里头动身的时候，预先和太夫人说明，说到苏州去一两天就回来的，如今在苏州一连耽搁了五天，还要想到上海陈文仙那边去打个转身，算起日子来已经十分急促，便别了贡春树立刻上了轮船往上海去。

轮船走了一夜，天还没有亮就到了上海。秋谷在大餐间里头直睡到八点钟方才起来，一直赶到陈文仙那里。文仙迎着笑道：“我只道你今年不来的了，你倒居然没有失信，你们府上太夫人和少奶奶怎么倒都肯放你出来？”秋谷把别后的事情，约略告诉了陈文仙一遍，只瞒了苏州的事情没有提起。秋谷坐了一回，便问起陈文仙年底有多少开销，陈文仙屈着指头算了一算道：“这里倒没有什么开销，就是年底下要用几个钱也看得见的，倒是那些店家的店帐，以及你堂子里头的酒帐局帐，只怕通算起来，倒也不少呢。”

秋谷故意假作吃惊的样儿，口中说道：“我这一次来一个大钱都没有带，这便怎么样呢？”陈文仙瞪了秋谷一眼道：“你看你看，又来了，这样的假话只好对着人说上一次两次，人家或者还有些相信你的话儿。到了后来听得惯了，耳朵里头的老茧都听了出来，那里还有人相信？我劝你不要这样的装腔作势罢。”秋谷听了，自己也好笑起来，便在衣袋里头取出一张一千块钱的银票，交给陈文仙道：“我今天就要动身回去，一班朋友那里我也不去惊动他们，还有那些店帐和堂子里头的帐，我核算起来大约差不多也要七八百块钱，你等他们来了发票，便一一的和他们算清了，省得拖欠他们的钱。堂子里头这一节本来不多，只有公阳里的陆丽娟、西鼎丰的梁绿珠，有几台酒几个局，你叫车夫去抄了局帐来，就叫车夫送去。我今年自从娶你进

门以后，堂子里头没有去住过夜，所以没有欠什么钱。”陈文仙看着秋谷微微一笑道：“只怕不见得这样的克己罢。”秋谷也笑道：“看你这个样儿，难道要我跪下来赌一个咒不成？”陈文仙道：“你们男人差不多大家都是这个样儿：见了家里头妻妾的面，一味的甜言蜜语，拼命哄骗；等到转过身来，便把方才的话儿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”秋谷道：“我向来不会骗人的，你看我平日之间可曾骗过什么人？况且你又不是一味吃醋不通道理的女人，我又何必要骗你呢？”陈文仙听了笑了一笑，也不开口。秋谷又问他新年里头要钱用不要钱用，陈文仙道：“我一个人住在上海，要用什么钱？自从你回去以后，我通共止出了一回门，是出去买洋货的，连马车都没有坐过一趟，你不信，只看那马车行的帐单就是了。”

秋谷听了心上十分欢喜，却故意说道：“新年上没有什么事儿，虽然我不在上海，你一个人也好出去坐坐马车，吃吃大菜，或者戏园子里头去听听戏，借此消遣消遣开个心儿，不要呆呆的坐在家里，闷出病来倒不是顽的。”陈文仙道：“我本来不喜欢这些顽耍的事情，况且你不在这里，我一个人出去有什么兴趣。”秋谷听了陈文仙这般说法，自然甚是放心，匆匆忙忙的叮嘱了陈文仙几句，便上了原来的轮船，赶回苏州。又赶上常熟的轮船，回到家里已经是十二月二十五了。太夫人见秋谷回来，不免还要埋怨他几句，问他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来，秋谷随口掩饰了几句，便过去了。秋谷到了家里，少不得要料理些年事，到了新年上又要出去拜年，还有许多亲戚请秋谷去吃年酒，一连应酬了半个月，方才清静些儿。

光阴如驶，日月如飞。早又过了一个二月，这位章秋谷在家里住得腻烦起来，勉强过了一个三月，实在忍不住，便又告禀了太夫人要到上海去散散心，顺便算些帐目。太夫人心上本来不愿章秋谷出去，但是眼见他恹恹悒悒的过了一春，提不起一些高兴，恐怕他闷出病来，便轻轻易易的一口应允。秋谷大喜，便急急的赶到上海来。正是：

桓司马重来灞水，风景依然；

习凿齿再到襄阳，山河无恙。

不知章秋谷到了上海，又有什么事情，下文交代。

第九十一回

开花榜名妓占鳌头 掷金钱瘟生游北里

且说章秋谷得了太夫人的允许，再到申江。崔护重来，觉得殊有些人面桃花之感。章秋谷这边的事，权且按过一边。在下做书的再提起一个人来，把他的事情讲给看官们听听。

只说东方小松自从到了广东之后，两广总督李制军狠是器重他，请他办理折奏。刚刚李制军衙门里头有一位总文案，却是个广东候补道，姓陶，单名一个继字，表字伯瑰，本来是浙江山阴人，和方小松是亲戚，这一回李制军下了一个札子，委他到上海去采办军装。这位陶观察也久慕上海是个有一无二的繁华世界，满心想要去见识见识，但是陶观察这个人也是个没有阅历的土老儿，上海地方从来没有到过；知道方小松是久住上海的人，便托他介绍几个本地的朋友。方小松便写了两封信给他：一封是给章秋谷的，一封是给辛修甫的。信里头的话儿，无非是说陶观察现在到上海采办军装，托他们两个人推情照拂。陶观察收好了信，便禀辞了李制军，上了轮船。不一日，早到了上海，在三洋泾桥泰安栈占了一间官房，便带了小松的信来找辛修甫和章秋谷，刚刚章秋谷已经回去，只有辛修甫还在上海。

在下做书的做到这里，便忽然又有一位爱说话的朋友来扳驳在下道：

“你前集书中的东方小松，明明是复姓东方，为什么你的书中，有时候叫他东方小松，有时候又叫他方小松，难道一个人有两个姓不成？”在下哑然笑道：“你这位老先生光景没有吃过花酒到过堂子罢？”那位宝贝听了不懂道：“我和你讲的方小松，怎么牵到吃花酒上去了？堂子里头的花酒我虽然没有吃过，我还记得几年之前有人同我去打过一个茶围的。”在下听了止不住哈哈的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那就怪不得了，你不晓得上海堂子里头的规矩，譬如这一个客人姓方，那班馆人自然是叫他方老爷，或者叫方大少；若是这个客人的姓有两个字儿，那班馆人嫌着两个字儿的姓叫得不顺口，便和他截掉一个字儿。比如这个客人双姓东方，馆人们有些事儿就叫他方大少；或者这个客人双姓欧阳，馆人们便叫他阳大少。这位东方小松在堂子里头的时候，一班馆人大家都叫他方大少，所以在下做书的也就省一个字，把他写作方小松。古今来中国、外国都有省文的一条规例，并不是在下做书的自相矛盾、前后不同，算不得什么漏缝，你老先生不必费心。”那位朋友听了，

方才闭口无言的去了。

如今闲话休提。只说这位陶观察到了上海，虽然没有什么熟人，却是大家都知道这位陶观察大人是从广东来采办军装的，就有一班洋行里头的滑头买办想要招揽生意，便大家都去拜他。又大家请他吃花酒，吃大菜，看戏游园，开口大人、闭口大人的拼命恭维，百般巴结。把这位陶大人巴结得十分欢喜，一个身体虚飘飘的好似在云雾里头一般。这班人又荐了两个馆人给他，一个叫做姚红玉，住在东荟芳；一个叫做薛金莲，住在福致里。姚红玉听了别人的说话，说这位陶大人是广东来办军装的，只要巴结上了他，一定有些好处，姚红玉便尽心竭力的巴结这位陶大人，不上几天就落了相好。只有薛金莲虽然做着陶观察的生意，却只是冷冷淡淡的样儿，并不十分巴结。偏偏这位陶观察又有些厌故喜新的脾气，虽然和姚红玉有了相好，却嫌他过于迁就了些，不上一个月，早已有些厌了，一心一意的要转薛金莲的念头。

说起这个薛金莲的出身来，本来是个大兴里的野鸡妓女出身，模样儿既不见得十分俊俏，身段儿也不见得怎样轻盈；既不会应客飞觞，又不会调丝度曲；却不知怎样的交了花运，做了几年野鸡妓女，却生意十分兴旺，慢慢的倒也积了些钱。这薛金莲既有了钱，便居移气，养移体，无缘无故的平空想升起长三来。好在薛金莲有的是钱，便在福致里租了一处三楼三底的房子，铺起房间，拣了一个日子烧路头进场，邀了那一班做野鸡时候的老客人来吃了几台酒，倒也十分热闹。无奈那一班老客人都是些上不得台盘的，也有机器厂里头的机匠，也有马车行的马夫，那里有什么钱常常的吃花酒？一时又找不着什么别的客人。只有一个恩客，是广东香山人，姓郑，叫做郑小麻子，薛金莲和这个郑小麻子虽然十分要好，无奈郑小麻子也是个穷光蛋，拿不出一个钱的。

薛金莲见生意清淡，面子上实在过不去，便异想天开的想出一个主意来。这个时候，正有一家小报馆里头要出花榜，薛金莲便去请了那一家报馆里头的主笔来，和他密密切切的商议了一回。那主笔点头应允，临走的时候，薛金莲又在首饰匣里头拣了几张钞票出来，往那主笔袖子里头一塞。那主笔接了，一张一张的看了一回，笑嘻嘻的对着薛金莲道：“请高升些，请高升些。”薛金莲听了，便又拣出几张来给了他。那主笔接了过来，满心欢喜，把那几张钞票翻来覆去的数了一遍，这才郑重其事的放在衣袋里头。立起身来辞了薛金莲往外便走，口中说道：“你只顾放心，这件事儿交给我，我给你格外说得好看些儿就是了。”薛金莲听了点一点头，连送也不送，由他自己去了。隔了不多几天，果然这一家报馆里头出了一张花榜，把这个薛金莲高高的取了个一甲第一名状元，那几句评语里头说得十分热闹，什么“藐姑仙子，无比清扬；越国西施，逊其都丽”。

上海的一班人看见了这张报纸，觉得狠有些儿诧异。上海的事情，就是取一个花榜状元，也是论些资格的。如今这张报上平空把薛金莲取做状元，大家都不晓得这个人，便哄然一声，你也去叫，他也去叫。也是薛金莲的花运当阳，财星发达。这一班叫他的客人，大家都十分赏识他，不说他不会应酬，却说他狠有些儿大家风范；不说他不能唱曲，只赞他还带着些闺阁娇羞。这样的一来，就一传十，十传百的把一个薛金莲高高的抬到天上去了，连薛金莲自己的心上也有些不相信起来。

说也奇怪，讲起这薛金莲和郑小麻子两个人的历史来，真真不知道是怎么一个缘故。看着薛金莲这样的一个人，上海滩上不要说是长三书寓，就是野鸡么二，面貌比他好的也不知多少，却不知怎样的，一班客人都把他当作天仙化人一般。只要和他有过相好的，一个个都是魂荡魂迷，心输意伏，也不知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情。

再说起这个郑小麻子来更加奇怪，大凡上海滩上的倌人，只要是风头十足有些积蓄的人，那一个不要做个把恩客，自己寻寻开心，但是倌人们不做恩客便罢，要是做起恩客来，自然总要拣个把少年貌美的客人，方才合着他们的意思。这个郑小麻子生得一个五短身材，两个眼睛抠了进去，一个鼻子高了起来，一脸漆黑的麻子。这样的一付尊容，却又不知怎样的偏偏对了薛金莲的胃口，把他当做天字第一号的恩客，并且还讲明以后嫁他。这个郑小麻子非但一个大钱没有，而且还要常管着薛金莲，不准他接客。偏偏的薛金莲看看这个不对，看看那个不对，单单的看中了这样的一个郑小麻子，无论什么事情，都肯听他的话儿。这个里头，也不晓得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。依着在下做书的摹拟起来，这两个人虽然外才不足，或者内才有余；一个就是那鸡皮三少的夏姬，一个就是那大阴专车的嫖毒，也未可知。

闲话休提，只说薛金莲的应酬功夫虽然不见得怎样的周到，却当了几年的野鸡妓女，阅历的客人多了。一见了陶观察的面，便料定了陶观察的性情：你越是待他冷淡，他越是转你的念头。更兼薛金莲这个时候已经狠有几个钱，虽然知道陶观察有钱，也不去想他什么念头。偏偏这个当儿，郑小麻子要想娶他回去，拼命的和一班客人吃醋，不许他留一个客人。所以陶观察死命的要想和薛金莲攀相好，薛金莲只是含含糊糊的，也不答应，也不回绝。弄得个陶观察好似鼻子上敷了糖的一般，枉是着急非常，不得到口。若是换了别个人呢，也就丢开了他，再去想别个的念头了。偏偏这位陶观察又是十分拙性，只说薛金莲的骨气不差，一定要想弄他到手，一连吃了十几台花酒，碰了七八场和，又送了他一个金刚钻戒指。

薛金莲虽然受了他的戒指，谢也不谢一声，还只是这般冷冷的样儿。陶观察没有法儿，只得来托辛修甫，请他在薛金莲那边做个说客。辛修甫那里